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毛主席

关于“同路人”的论述
关于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唯
生产力论和折衷主义的论述

中山大学革委会政工组

一九七六年三月

請交

中山大學圖書館

马克思 恩格斯的论述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毛主席

关于“同路人”的论述

* 于版上为空白，指的是第14个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编者注）。

《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马克思恩

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25—226页。



目 录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主席

关于“同路人”的论述

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	(1)
列宁的论述·····	(5)
毛主席的论述·····	(12)

共产党员应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不应当是党的同路人·····康 生 (17)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主席

关于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 力论和折衷主义的论述

关于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论述·····	(25)
关于批判唯生产力论的论述·····	(35)
关于批判折衷主义的论述·····	(44)

〔附〕新、老修正主义者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
唯生产力论和折衷主义的言论摘录

附一·····	(54)
附二·····	(61)
附三·····	(71)

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

最后，第三类是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和共产主义者同道，他们希望实现×××个问题*中所指出的部分措施，但他们不是把这些措施当做引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办法，而是当做足以消除现代社会中的贫困和苦难的措施。这些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或者是不够了解本阶级解放条件的无产者，或者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直到争得民主制度和实行由民主制度产生的社会主义措施为止，这个阶级在许多方面都和无产阶级有共同的利益。因此，共产主义者在需要行动的时候，只要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不为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效劳和不攻击共产主义者，就应当和这些社会主义者达成协议，并且要尽可能和他们采取共同的政策。当然，共同行动并不排除讨论那些存在于他们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分歧意见。

*手稿上为空白，指的是第18个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编者注）。

《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25—226页

不过，老黑格尔早就说过：一个政党如果分裂了并且经得起这种分裂，这就证明自己是胜利的政党。无产阶级的运动必然要经过各种发展阶段；在每一个阶段上都有一部分人停留下来，不再前进。仅仅这一点就说明了，为什么“无产阶级的团结一致”实际上到处都是在分成各种不同的党派的情况下实现的，这些党派彼此进行着生死的斗争，就象罗马帝国的残酷迫害下的各基督教派一样。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1873年6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11—412页

在至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中也有人归附斗争着的无产阶级并且向它提供启蒙因素，这是发展的过程所决定的不可避免的现象。这一点我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清楚地说明了。但是这里应当指出两种情况：

第一，要对无产阶级运动有益处，这些人必须带来真正的启蒙因素。但是，这对参加运动的大多数德国资产者来说是谈不上的。无论《未来》杂志或《新社会》杂志，都没有带来任何能使运动前进一步的东西。这里绝对没有能够促进启蒙的真正的事实材料或理论材料。这里只有把领会得很肤浅的社会主义思想和这些先生们从大学或其他什么地方搬来的各种理论观点调合起来的企图；所有这些观点一个比一个更糊涂，这是因为德国哲学的残余现在正处于腐朽的过程。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不是首先自己钻研新的科学，而宁可按照自己从外部带来的观点把这一新的科学裁剪得适合于自己，匆促地给自己造出自己的私人科学并且狂妄地立即想把它教给别人。所以，在这些先生当中，几乎是有多少脑袋就有多少观点，他们什么也没有弄清楚，只是造成了极度的混乱

——幸而几乎仅仅是在他们自己当中。这些启蒙者的基本原则就是拿自己没有学会的东西教给别人，党完全可以不要这种启蒙者。

第二，如果其他阶级中的这种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那末首先就要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可是，正象已经证明的那样，这些先生满脑子都是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观念。在德国这样的小资产阶级国家中，这种观念无疑是有存在的理由的，然而这只是在社会民主工党以外。如果这些先生组成社会民主小资产阶级党，那末他们是有充分的权利这样做的。那时我们可以同他们进行谈判，在一定的条件下结成联盟等等。但是在工人党中，他们是冒牌货。如果有理由暂时还容忍他们，那末我们就应当仅限于容忍他们，而不要让他们影响党的领导工作，并且要清楚地知道，和他们分裂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且这个时间看来是已经到了。党怎么能够再容忍这篇文章的作者们留在自己队伍中，我们是完全不能理解的。但是，既然连党的领导也或多或少地落到了这些人的手中，那就是说党简直是受了阉割，再没有无产阶级的锐气了。

至于我们，那末，根据我们的全部经历，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在创立国际时，我们明确地规定了一个战斗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缺乏教育，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应

当由仁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

《馬克思和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威廉·李卜克内西、威廉·白拉克等人(通告信)》1879年9月17—18日,《馬克思恩格斯书简》第55—56頁

在法国,期待了好久的分裂发生了。在建立党的时候,盖得和拉法格同马隆和布鲁斯之间的最初的合作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幻想这种合作能够长期维持下去。争论的问题完全是原则性的:是应当把斗争作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进行呢,还是应当象机会主义者(翻译成社会主义者的语言就是:可能派)那样,只要能获得更多的选票和更多的“支持者”,就可以把运动的阶级性和纲领都丢开不管?马隆和布鲁斯赞成后一种做法,从而牺牲了运动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并且使分裂成为不可避免的事。这也好。无产阶级的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而现在才第一次建立工人政党的法国当然也不例外。在德国,我们已经走过了这种内部斗争(同拉萨尔派)的第一阶段,其他阶段还摆在我们面前。在可能团结一致的时候,团结一致是很好的,但还有高于团结一致的东西。谁要是象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对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因为我们把资产阶级只当作一个阶级来看待,几乎从来没有去和资产者个人交锋),那他对爆发不可避免的斗争也就不会感到十分烦恼了……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1882年10月28日,《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33—434頁

列 宁 的 论 述

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问题在于目前有些党的工作人员，特别是知识分子出身的，也有一部分是工人出身的工作人员脱离了党。取消派提出一个问题：离开党而选择合法组织作为活动场所的是最好的最积极的分子呢，还是脱离党的是“动摇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不消说，代表会议坚决地驳斥了取消派，并且答复他们说，离开党的是后一种人。党内最纯洁的无产阶级分子，最坚持原则和最有社会民主党党性的知识分子，仍然忠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脱党也就等于清党，等于摆脱最不坚定的人，不可靠的朋友，摆脱“同路人”（Mitlaufer），这些人都是从小资产阶级或者从“失了阶级性的”人们，即越出某一阶级的轨道的人们中间来的，他们始终是暂时投靠无产阶级的。

《走上轨道》1909年1月，《列宁全集》第十五卷
第326页

这两年的保卫党和党性的斗争十分清楚地表明，一方面党同那些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特殊条件下卷入党内来的分子划清了界限，另一方面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进一步团结了。一方面，很清楚，社会民主党过去的那些同路人离开了党，完全转到各种合法组织（合作社、工会、教育团体、杜马党团下面的委员会）中去进行自己的活动了，在那里，他们不但不执行党的政策，反而同党斗争，力图使这些组织脱

离党，同党对立。这些人——党内公开的取消派——盲目崇拜合法活动，把工人运动暂时的低落和分散所造成的狭隘活动形式当成原则，现在他们，正象大家所知道的，在理论上和策略上已经站到修正主义立场上去了。

《〈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1909年7月，

《列宁全集》第十五卷第415页

……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在危机、瓦解和崩溃的情况下，工人党中的机会主义派不可避免地不是完全成为取消派，便是作取消派的俘虏。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必然有一些小资产阶级同路人（德语称为**Mitlaufer**）参加无产阶级政党，他们最不能领会无产阶级的理论和策略，最不能在崩溃的时期坚持下去，最倾向于把机会主义坚持到底。瓦解一发生，很多孟什维克知识分子和孟什维克作家实际上就投向了自由派。知识分子大批脱了党，所以孟什维克的组织垮得最厉害。那些真正同情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赞同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的孟什维克（而这样的孟什维克过去是常有的，他们总是希望用一切形势的变动和复杂的历史道路的曲折，来替自己在革命中的机会主义进行辩护）“又一次成了少数”，成了少数派中的少数，他们没有决心同取消派进行斗争，没有力量胜利地进行这场斗争。可是，机会主义同路人愈来愈走向自由主义，以致普列汉诺夫无法容忍波特列索夫，“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无法容忍切列万宁，莫斯科的工人孟什维克无法容忍知识分子孟什维克，等等。孟什维克护党派，孟什维克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分化出来，既然他们走向党，那就势必走向布尔什维克。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了解这种形势，千方百计地处处尽量把取消派和孟什维

克护党分子分开，同后者接近，不过这不是要消除原则性的分歧，而是为了使真正统一的工人政党团结起来，使党内的意见分歧不致妨碍共同的工作、共同的冲击和共同的斗争。

但是，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同路人是不是仅仅孟什维克派才有呢？不是的。我们在“无产者报”第39号上已经指出，布尔什维克也有，彻底的召回派的整个论证方法，他们论证“新的”策略的企图的整个性质就证明了这一点。在群众性的工人政党中，无论那一个比较大的派别，实际上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都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吸收一些各种色彩的“同路人”。这种现象甚至在彻底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无产阶级经常同小资产阶级的各式各样的阶层接触，经常不断地从这些阶层中吸取力量。这种现象毫不反常，毫不可怕，只是无产阶级政党要善于改造这些外人，使他们服从自己，而不是服从他们，善于及时地认识到谁是真正的外人，在某种条件下，必须同他们清楚地和公开地划清界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两派在这方面的区别正是在于：孟什维克成了取消派（即“同路人”）的俘虏，如在孟什维克自己的队伍中，莫斯科的孟什维克的拥护者在俄国国内、普列汉诺夫在国外脱离了波特列索夫和“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都证明了这一点，而在布尔什维克当中，召回主义和造神说的取消派分子一开始就是占极少数，一开始就不能为害，随后就被抛开了。

《取消取消主义》1909年7月，《列宁全集》第十五卷第423—424页

我们说明了新派别的司令部是怎样一种情况。它的军队是从哪里征集来的呢？是从革命时期靠拢工人政党的资产阶

级民主分子中征集来的。无产阶级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从小资产阶级中征集来的，无论何时何地都同小资产阶级有联系，因为它们之间有许多过渡性的阶段、方面和特点。当工人政党发展得特别迅速的时候（如1905—1906年我国的情形），大批浸透了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分子进入工人政党是不可避免的。这并不是什么坏事。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就是要锻炼、教育、改造旧社会遗留给无产阶级的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一切分子。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使无产阶级改造这些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人，就需要使无产阶级影响他们，而不是他们影响无产阶级。很多“自由时期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是在狂欢节般的日子里、在口号鲜明的日子里、在无产阶级获得胜利的日子里（连纯粹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也被这些胜利冲昏了头脑）第一次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他们开始认真地学习，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进行无产阶级的坚韧不拔的工作，他们终于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另外一些人，除了会熟背一些词句，死记几个“鲜明的”口号，空谈两句“抵制主义”、“冲击主义”等等而外，则没有来得及或者没有本事从无产阶级政党那里学到任何东西。如果这样的分子企图把自己的“理论”，自己的世界观即自己的狭隘观点强加于工人政党，那末，同他们实行决裂就是不可避免的。

《論拥护召回主义和造神說的派別》1909年9月，

《列宁全集》第十六卷第49—50頁

社会民主党的危机十分严重。组织被破坏了。大批老的领导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出身的）被逮捕了。新型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已经诞生，并且把党的事业担当了起来，但在他们

们面前有很多非凡的困难需要克服。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失去了许多“同路人”。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曾经有小资产阶级同路人归附社会主义者，这是很自然的。现在他们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党那里分离出去了。这个过程在两个派别中都可以看到：在布尔什维克那里的表现就是“召回派”，这一派别于1908年春天出现以后，立刻就在莫斯科代表会议上遭到失败，在经过长期斗争而被布尔什维克派的正式中央否定以后，他们在外国组织了一个特别的派别“前进派”。瓦解时期的特点在于，聚集在这个派别中的，既有纲领上明文规定要同马克思主义作斗争（打着保护“无产阶级哲学”的招牌）的“马赫主义者”，又有“最后通牒派”即羞羞答答的召回派，还有为各种“鲜明的”口号所迷惑、反复吟味这些口号但对马克思主义基础一窍不通的形形色色的“自由时期的社会民主主义者”。

在孟什维克那里，这种小资产阶级“同路人”分离出去的过程的表现就是取消派，这个派别现在在波特列索夫先生的“我们的曙光”杂志上，在“复兴”与“生活”两杂志上，在“16人”和“3人”（米哈伊尔、罗曼、尤里）的立场上已经完全形成，而国外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实际上处于俄国取消派的奴仆的地位，并且在党员群众面前充当了他们的外交辩护士的角色。

《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1911年4月，《列宁全集》第十六卷第388—389页

谁要是想从俄国革命的伟大教训学到东西，谁就应当了解，只有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只有把这个阶级组织起来，只有清除无产阶级政党中的小资产阶级“同路人”，清

除他们特有的无原则性、动摇性和软弱性，才能而且一定能重新引导人民战胜罗曼诺夫王朝。

《俄国恐怖主义者飞黄腾达的一生》1911年1月，
《列宁全集》第十七卷第31页

新的环境引起社会民主党内各种趋势的重新调整。最不坚定的社会民主党人，无产阶级的各种资产阶级同路人，经受不住黑暗时代的严重压迫，开始离开两个新的派别。有两个思潮最鲜明地反映了这种离开社会民主主义的情况，这就是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它们又必然造成两个派别内部仍旧忠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核心互相接近的趋势。这就是1910年1月全会召开时的实际形势，这也是社会民主党进一步发展中的积极和消极，前进和倒退的起点。

《党内危机的结局》1911年12月，《列宁全集》第
十七卷第323—324页

这四年又一次用事实向我们表明，在我国的知识分子（往往愿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中间，有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不可靠的同路人”；这四年告诉我们不要信任这种同路人；这四年使思考问题的工人进一步认识了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纲领的意义。

《选举运动的几个原则问题》1911年底和1912年初，《列宁全集》第十七卷第378页

从地下组织中开小差的首先是而且主要是受了反革命情绪影响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同路人”，我国的这些同路人也和欧洲的一样，只是醉心于无

产阶级(在欧洲是一般平民)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解放作用。大家知道,在1905年以后,曾经有多么一大批马克思主义者脱离了地下组织而分散到各种合法的知识分子的巢穴里去。

《维·查苏利奇在怎样伤害取消主义》1913年9月,

《列宁全集》第十九卷第398页

在第二国际的整个期间,各国社会民主党内都存在着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的斗争。斗争在许多国家里引起分裂(英国、意大利、荷兰、保加利亚)。一切马克思主义者都不怀疑,机会主义代表工人运动中的资产阶级政策,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表一小部分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同“本国”资产阶级结成的联盟的利益,而反对无产者群众和被压迫群众的利益。

19世纪末叶的客观条件格外助长了机会主义,使利用资产阶级合法性变为盲目崇拜这种合法性,在工人阶级中间造成一个官僚和贵族小阶层,把许多小资产阶级“同路人”吸引到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中来。

《社会主义与战争》1915年,《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289页

在革命已经爆发、闹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什么人都来参加革命,有的是由于单纯的狂热,有的是为了赶时髦,有的甚至是为了贪图禄位,在这时候,作一个革命家是不难的。无产阶级在胜利以后,要费极大气力,可以说要用千辛万苦的代价,才能从这种蹩脚的革命家手里“解放”出来。……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78页

毛主席的论述

有些青年，仅仅在嘴上大讲其信仰三民主义，或者信仰马克思主义，这是不算数的。你们看，希特勒不是也讲“信仰社会主义”吗？墨索里尼在二十年前也还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呢！他们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原来就是法西斯主义！陈独秀不是也“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吗？他后来干了什么呢？他跑到反革命那里去了。张国焘不是也“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吗？他现在到那里去了呢？他一小差就开到泥坑里去了。

《青年运动的方向》1939年5月4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30—531页

……数十年来，中国已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知识分子群和青年学生群。在这一群人中间，除去一部分接近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并为其服务而反对民众的知识分子外，一般地是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遭受着失业和失学的威胁。因此，他们有很大的革命性。他们或多或少地有了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感觉，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辛亥革命前的留学生运动，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一九三九年的一二九运动，就是显明的例证。尤其是广大的比较贫苦的知识分子，能够和工农一道，参加和拥护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广大的传播和接受，首先也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

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
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
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

江南大学图书馆



91394434

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
往往是动摇的。因此，中国的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虽然有先锋
的和桥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能革命到底
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要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
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知识分
子的这种缺点，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毛泽东
选集》第二卷第612-613页

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分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是
处在这个广大阶级的包围中，我们又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
身于这个阶级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
级的尾巴进党来。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狂热性和片面性，
如果不加以节制，不加以改造，就很容易产生主观主义、宗
派主义，它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洋八股，或党八股。

《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毛泽东选集》（合
订本）第790页

我们有许多同志还不大清楚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区
别。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
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
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
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他们想：什么无产阶级思
想，还不是那一套？他们那里知道要得到这一套并不容易，

有些人就是一辈子也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只有离开党完事。因此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虽然其中的大部分是纯洁的，但是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延安文艺界现在已经展开了思想斗争，这是很必要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只能依谁呢？只能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我们希望文艺界的同志们认识这一场大论战的严重性，积极起来参加这个斗争，使每个同志都健全起来，使我们的整个队伍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真正统一起来，巩固起来。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23日，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97页

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从来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只不过是跑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里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他们从来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不过是党的同路人。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每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当中，总会有各式各样的同路人来参加的。

转引自康生：《共产党员应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应当是党的同路人》《红旗》1959年第19期